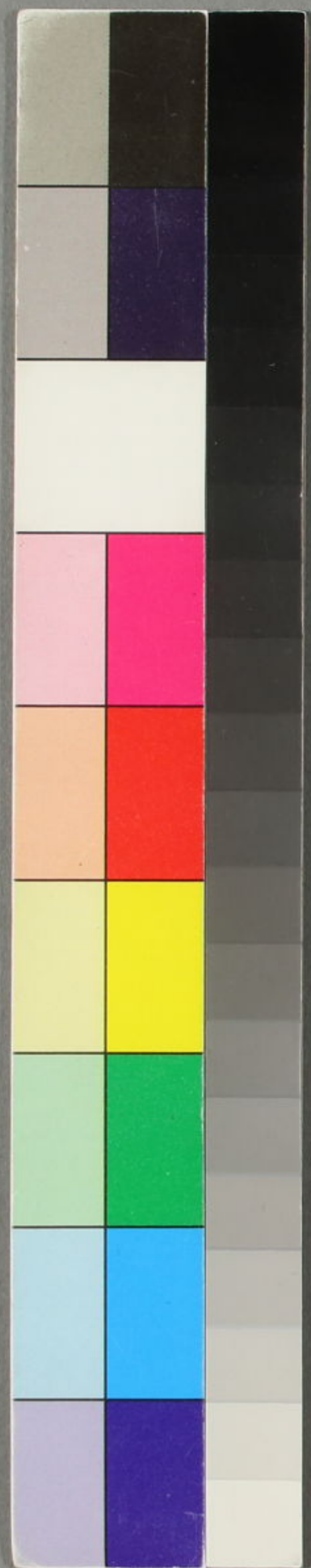


孟子釋解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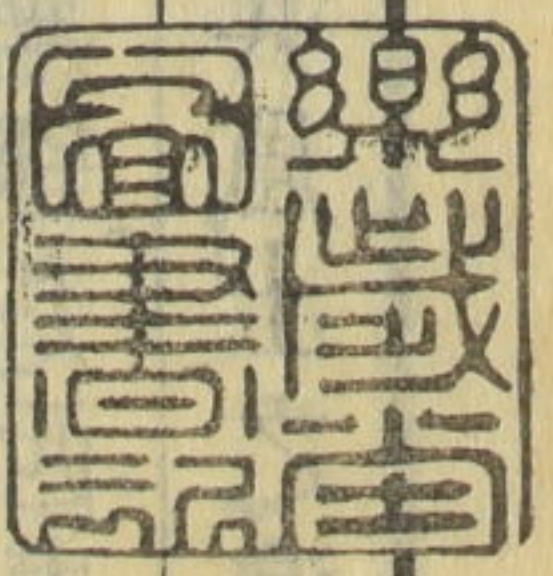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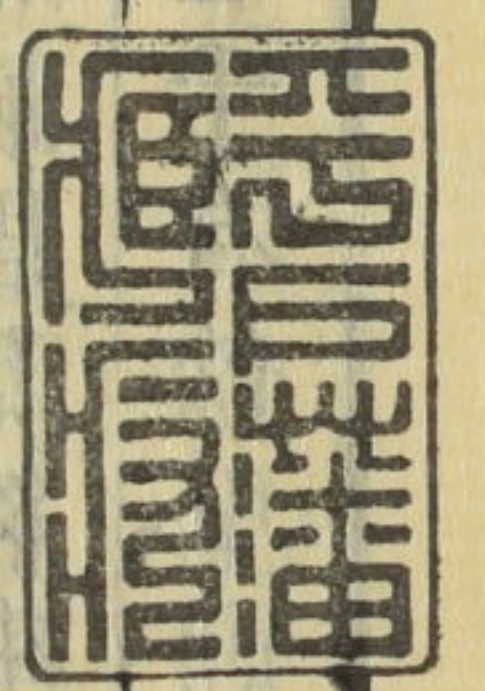
7

仁
917
21





孟子繹解卷之八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離婁章句下

此篇論道存於直已不為物回之處而倫理之
宜政教之化亦皆由此而得之焉矣篇末因又
多論處倫理之變者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
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
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郝敬云諸馮鳴條東南地名又云諸

馮東越也鳴條鄭玄謂為南夷之地是也負夏即帝都冀州為中原肩背故名負夏岐周周大王自豳所遷都也岐本山名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山有兩峯俗名箭筈嶺山南為周原畢畢公榮之食邑書序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祀文王墓或云在渭北咸陽境或云在渭南長安境郢當是程字之誤文王作程邑地里志云扶風安陵縣周程邑也地近岐豐遷自東夷遷中國也夷遠裔邊地也舜至文王千二百年得志謂為天子方伯志得行也符節所以為信揆度也

此章論先聖後聖其道所行夷夏古今一揆也言舜生於諸馮後遷於負夏其終卒於鳴條是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其終卒於畢郢是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則以其風土之迥別

其事似宜有異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則以其俗習之已殊其事亦似宜有不同然而舜文王並皆其道遂得服天下之民乃得志行乎中國者彼此之跡若合符節無有少差異可以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先聖後聖廣舉其他聖人及後世聖人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郝敬云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聽司平也乘輿所乘車也溱水出河南開封府密縣經新鄭與洧水合洧川縣即二水下流也惠愚

按我慮彼往之或難濟而為之有所施之稱也政者其事之所規制以夫民之所宜止而以承之其眾庶之名也歲十一月夏時九月也十二月夏時十月也徒徒行者杠橫木為小橋如杠亦各稱功少故先成與梁橋高如屋梁可通車者功多故後成病猶患也行辟人謂乘輿出行辟開行人使之避道也日不足本於詩小雅天保篇維日不足

此章論為政之不與惠人同且以見如子產則非知聖人之道者也史傳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身所乘之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評之曰子產惠則惠然而不知為政每歲十一月令作徒杠成十二月令作輿梁成者以民之未病涉也君子苟平其政使其惠可以普及眾庶則雖其行避人可也不然

如子產所為者焉得人人而濟之乎故為政者若欲每人而悅之則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手足拱護曰腹心一體之意也抱朴子云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是也犬馬輕賤之心國人不相關心躡踐之曰土斬刈之曰芥芥草也寇害也讐怨也舊君舊嘗為臣而今去在他國者心服喪服也儀禮

為舊君服齊衰三月諫行如省刑薄斂之類言聽知發政施仁之類導猶先也出疆出本國境也田謂食祿之地里謂所居之宅三有禮愚按導出一也先往一也不反後收田一也

此章論君臣之禮亦以其相合之有義為本也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不得獨以其君位枉制其臣也君之視臣親重之如已手足則臣亦視君情切如已腹心君之視臣輕賤之如犬馬則臣視君情疎如國人君之視臣慢忽之如土芥則臣視君疾惡之如寇讐此蓋論世君臣之情非以為法當然也齊王疑孟子言之過當故問禮所云為舊君有服者何如斯可為之服其喪矣孟子因答曰其為臣

之時諫行言聽其士之膏澤下於民此五字須着眼蓋古為士之道以其欲得若是者為其志者也 是人有故而去其國則君使人導之出國疆又為先容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復反然後收其去者之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其有禮如此則為之服喪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也郝敬云搏擊也極窮也 今之為君臣也其為臣者所諫則不行所言則不

聽士之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其國則君命有司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使不得仕去之日遂收田里此之謂寇讐人之於其寇讐何可服之義之有乎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郝敬云可以者及是時之意過此恐不及去矣又云士言殺民言戮貴賤之等也

此章承前論大夫士可以去徙之義也士無罪而君殺其士則以士與大夫近故大夫可去也民無罪而君戮其民則以民與士近故士可以徙之他

國此又見去國者乃亦有保身之道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此章亦承前以明其反言臣民之為仁義者一由其君上為之者也曰莫不者言其仁之化莫不普其及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此乃以見前孟子議子產之故且為前章辨其所謂君義者非非義之義也非禮之禮者其行似禮而其實與先王禮經不合譬如我邦祭用邊豆之禮者即是也非義之義者亦其實與先王大義不

合譬如後世所謂俠客之義者，即是也。並皆欲以服人者也。大人則不然，蓋必用大經大義以養人，故曰大人弗為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

其間不能以寸。

郝敬云：中以德性言，才以識幹言。溫文醇美，無暴厲之氣者，中也。英爽特

達有剽割之能者，才也。養與教異。教者正以校之，養者涵育之，使自化。如雨露滋物，俟其天全性得，欣欣向榮，所以樂不曰教，而曰養。子弟不肖，校則不祥，故校者教也。庠者養也。不賢之父兄不足論賢，則以善養天下而況子弟乎。

此章承前更論賢父兄之所以為賢父兄者，以其

不棄子弟之不中不才者，而以養之也。其文意乃

言其德性中也，乃能養不中者；其識幹才也，乃能

養不才者。毫無以其賢炫人之意，故人皆樂有賢

父兄也。如使欲以其賢能誇炫人，中也棄不中者，

才也棄不才者，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甚近，不能

以容寸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此章言不為與前大人弗為及不棄等相應。蓋凡人性行成於專壹，譬如其人自誓不為向惡，而後可以有為向善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章亦承前不棄也郝敬云人有不善不能救正又無意矜恤徒然播揚稱述之是誠何心未有好言人之短人不切齒者聖人所以貴隱惡也老子云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隱者也馬援戒子云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郝敬云已甚便是素隱行恠念頭上增一分便已甚孔子無意必固我人情上過一分便已甚孔子不追往不拒來用行舍藏無可無不可纔得平等停耳當

此章不為已甚乃與前不言不善同旨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章論大人之所為行無意銜世是以其言不必信其行不必果惟視義所在從之以進退耳蓋有意銜世則必信必果必信必果即是已甚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人豈得知之亦據理推言設立其物而稱之以為赤子之心者其實乃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也郝敬云此章即不為已甚之根抵也此說得之

此章論大人之所為心也不失者言其身應事接物之際常操守不失是心乃以得其不為已甚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 郝敬云禮親喪稱大事樂記云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養生謂親在奉養尋常從容所謀不過酒食所任不過服勤今日未盡猶有來日悠悠歲月供為子職而已即盡心竭力無所用之故不足以抵大事當猶抵也惟夫送死哀痛迫切一毫未盡終天罔極曾子云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孝子喪親天崩地坼身命都捐故送死之心必誠必信天下事無復有大于此者矣先王不奪人之喪親死雖王事不終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故曰大事

此章承前赤子之心遂以及孝子送死之心蓋以得斯心為大事故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其送死之時不由思惟不待計慮而其哀慕之誠動自中心所謂至哀無文者也孝子一執是心以致

其哀理其葬而以虞祔焉以祭薦焉故曰可以當大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心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心造者謂也道者先王建日道雖然此其所從順天命之迹中人已下不能與知也先王為之作詩書禮樂以為教具以道所行之象寓之其中使民學以自得焉不資之於言說而致之於其心所自知故曰深也資者為其與物相支持之用也左右者應變無方也逢值也原源同本也

此章承前大事及赤子之心言此當求自得之心君子之教人不淺用言說而深造之以詩書之道

蓋欲其學之者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其身居之以
為安為安則其所資藏者深於其心深於其心則
牢記貫通且得熟習則其取之之時左右念皆逢
其原而其原出義混混來於心矣故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

博者物行
出以益及

其外之稱也詳者於物細分其別之稱也
約者縮定其所往而不外縱之之稱也

此章言凡士博學而詳說之其義者將以此明其
本末之分而以反說其約故也所謂約者乃前章
自得之者自得之者即所謂赤子之心者是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必以善養人
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欲以其善服人者是有意於
誦者未有能服人心者必欲以其善養人者是有
心安人者必有心安人者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之
民不心服而能成王業者未之有也此章以善服
人與前赤子之心相反應以善養人與前賢父兄
相應蓋推廣其義以及之天下者爾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之象也蔽者用此物遮障彼
物而使不得見之之稱也

言無實不祥者蓋古語也不祥之實已下孟子之語也言要知此不祥之實乃蔽賢者當之也此蓋以與下章所言聲聞過情旨推反對故置之於此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亟驟也郝云徐子即徐辟孟子弟子平地曰原水源曰泉混混猶滾滾流貌科者愚按列格設程以分物而約之者之稱也七八月夏五六月暑雨之候與晝夜不舍者異也雨集雨驟至也大曰澮小曰溝

愚云情實也即與前言本之有無相應又原亦與本應即以喻性命之情即亦詩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旨

此章以水之放乎四海喻大人赤子之心可以漸化天下也徐子問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者有何義之取於水也孟子答曰原上之泉流混混然不舍晝夜而其水則雖不為其暴溢但盈其科坎而後進終以以放乎四海矣凡物之有本者皆以其如是而以自得成其大矣仲尼蓋是之取爾苟為無本而張末則譬如七八月之間雨集而溝澮皆俄盈此其水之涸也可立而待也則何益

故聲聞之過其情實者君子耻之也又按聲聞過情者以無中庸之德故耻之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幾者殆也希者於衆多之中偶見其一之稱幾希蓋人預思察其閱歷之所見者其見之幾當希少也郝敬云不昧曰明見微曰察愚按庶物二字與上禽獸應察於人倫即謂其所以異而希者即是人倫之道仁義是也

言人平日所用其心身之情事多端之中其情事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少矣而庶民常去之其希少者君子常存之其希少者所謂希少者仁義

之心即是也庶民蓋雖行之而不能知其心之宜存故常去之也雖然此仁義亦非聖人之所自有也雖舜亦以其智明於禽獸庶物之所以為禽獸庶物察於人倫父子君臣等之所以為父子君臣等而由其父子君臣等所由立之仁義行其政事非獨行己身所有之仁義也此其存之二字與前聲聞過情情字相接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郝敬云戰國策云禹疏儀狄絕旨酒則凡聲色貨利

皆可知也所惡在沈湎故所好在善言書云禹拜昌言是也執中者隨事察理擇之精而守之固詩云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是也立立位也友類也泄媒通慢也忘遺忘也兼三王監夏殷周以造周必施四事施

行禹湯文武四聖之事非定指上四條而已心一道同時宜化裁皆在其中其有不合者即四聖較量以

求中也上承曰俾夜以繼日日思不足繼之以夜也得思而得必坐以待旦亟于行也

此承前以証五聖存心之事也夏禹惡旨酒之亂

心思蕩其所存而好可以存之善言殷湯執中則

是自執已心無彼此之偏談而立賢無方則是不

必立尊貴親愛而唯賢是尚必文王之視民民皆

身由仁義而其心未得其方是以常為諄諄誨導

欲使之得見其方故曰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

自懼其心之泥近遺遠以失其中是以不媒狎邇

近不遺忘遺遠周公其心思兼三代之王以施行

四聖之事其有似不合不可得兼行者仰而思之

所以可相合者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則亟欲行之

乃坐以待旦是五聖之所存心仁義之事迹而其

所欲存之憂勤至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

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郝敬云熄猶滅也春秋魯史編

年之名夫子筆削自隱終哀凡十二公上下二百四
 十二年大抵皆五霸亂跡隱公初年鄭莊公始霸厥
 後齊晉楚吳越接踵齊晉衰吳亡而五霸畢春秋終
 矣取魯史者魯周公之後也諸侯僭亂魯為多脩明
 魯史思周公也史獨引晉楚春秋之亂由晉楚也乘
 晉史名檮杌楚史名春秋魯史名乘載也史以載事
 也檮杌惡獸左傳有渾敦窮奇饕餮檮杌謂之四凶
 皆古不才子而檮杌則顛頊氏之不才子頑嚚不可
 教訓者也或云即鯀也一說檮音檮木名性堅故文
 从壽杌不動也几案之屬俗謂方几低平者曰杌檮
 木為杌言不可移也故為頑嚚之名

此章承前周公以孔子作春秋亦仍見一揆之義
 也王者之迹者即庠序之設王者風化天下之迹
 庠序廢則王者之迹熄而無復以詩為教故曰詩
 亡詩之教以改風正俗為旨而詩亡則改風正俗

之事不可復望矣孔子欲因同盟諸侯各以其國
 大事互相告以書其策之事以維持人倫之道令
 莫至於大壞故曰春秋作也晉史曰乘楚史曰檮
 杌魯史曰春秋一也者言雖以彼易此亦無所妨
 也下文乃釋其曰一之旨蓋其所書之事則彼此
 並皆書齊桓晉文之事而其文則其各國史官之
 所書亦無有他書法之異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者言孔子之所以脩之之意則其心竊有取
 乎其互相告書之義蓋亦孔子憫世亂之所作而
 其憫世之意猶與又王周公同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郝敬云澤光潤也禮云口澤手

澤言潤也春秋傳云慶封車美澤可鑑言光也猶俗云殘膏末光也子孫仰賴先澤在君子則名寵延及後嗣在小人畜產貲財分給子孫皆澤也五世言近而易竭也身上父王父曾高祖五也身以下子孫曾玄孫亦五世也喪服父斬祖墓曾祖功高祖總以外服盡高以上親盡旁殺下殺皆以此為差故其澤不相及也徒愚云徒屬也私公之反淑者能令其人不失此內所嘗定軌之稱諸之乎之合也何孟春曰史記載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後來家譜遂云親受業于子思不然攷之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母死孔子令其哭于廟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二年子思為喪主四方士來觀禮子思生年不可知所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有餘年以百七八十年間所生人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

爰傳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至是也

此章孟子自以已承孔子然而難公然言之故其

辭以謙發之也君子小人其澤皆五世而斬而孔

子傳子思子思傳其門人其門人又傳孟子則是

已四世其澤之未斬也而孟子乃自言予學未達

故未得謂為孔子徒也予則以私臆所識之道而

以淑之於人者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

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廉者此持已以

承乎彼出之所之名也惠者我慮彼往之或難濟而為之有所施之名也勇者於其心之所或止而銳

身以進越焉之名也
郝敬云微類曰傷

與此章已下多論倫理之變節故先置以此兩可之說而兩可之間乃時中之所存以接前中也養不中之中字也凡財有疑於以取亦可以無取亦可者而取之則將以傷已平日所執之廉德矣有疑於以與亦可以無與亦可者而與之則其與之之情疑於偏愛偏愛則是傷已平日所執之惠德矣事有疑於以死亦可以無死亦可者而死之則其死之之情疑於畏怯失禦畏怯失禦則是傷已平日所執之勇德矣蓋以戒中之不可不審其時宜

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郝敬云逢蒙人姓名或作逢蒙古善射之官通名羿非弒夏后相之羿也趙岐以逢蒙即羿之家乘果爾則羿本弒君之賊人皆得而誅之何但以取友不端罪之且如羿取友端容可免邪非立言之意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并出使羿射之其言恠誕亦足以見昔之稱羿者不獨一夏之有窮也
此章乃言中養不中材養不材之變者也逢蒙學射術於羿既盡羿之道思天下之人惟羿之射為愈於已術於是遂殺羿孟子評之曰是不惟逢蒙

有罪而亦羿有罪焉公明儀聞而疑之曰羿似宜
 可曰若屬無罪焉孟子曰曰比逢蒙則薄乎云爾
 則可惡得謂之無罪蓋以其知惡人則宜絕之而
 仍教之為羿之罪也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
 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
 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
 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郝敬云潛師入人境曰侵春秋傳云
 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追謂鄭師不利而遁故衛人追
 也御車曰僕子濯孺子鄭大夫庾公之斯衛大夫尹
 公之他入姓名古入姓氏下多繫之字猶舟之僑石
 之紛如宮之奇之類愚云庾公尹公皆大夫故特稱
 曰公也郝雲端忠厚也取友必端料不忍以己之道
 害已也愚雲端蓋心正嚮其宜嚮之左而無作他邪
 之稱也郝雲端抽矢後矢出箭也扣輪扣繫車輪去脫
 也金矢鏃也去金恐射之而傷也乘矢四矢也左傳
 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下衛孫
 文子作亂使佗與差逐獻公公孫丁為獻公御庾公
 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輪而還庾
 公之斯即庾公差也皆亂賊之黨何為端人事與孟

子異當以孟子言為正左傳因襲變幻脩文者耳

此孟子引尹公之他取友之端以明羿之有罪也
鄭人使大夫子濯孺子侵衛之時衛使大夫庾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發作手不可以
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為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孺子曰然則吾可得生矣其僕曰庾
公之斯衛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以謂之
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之人也其取友亦必端正
矣庾公之斯追而至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乎曰

今日我疾發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今不忍
以夫子之射道及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以私情廢之因抽矢扣之車輪之上以去
其金鏃發四矢而後返去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

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郝敬云西子即西施越

汗穢也惡人醜陋之人反上西子莊生所謂厲之

此乃明中養不中之方也西子天下之美也然蒙
冒糞穢不潔則人皆惡其臭惡掩鼻而過之雖有

惡人令其齋戒沐浴則其明潔可以祀上帝是知其材雖不善而善養以令其自潔則亦可以得為端人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郝敬云對新曰故愚云指其道之舊來有成常者曰故如易云幽明之故民之故即是也本者末之所由生也利物之行流不滯之稱也強求而過入曰鑿日月至者冬至夏至也

此章蓋嫌前章之言似教人詐偽故遂論及人之性以明苟善則是為得其性者也言天下百家之言性也則皆不過用其智監民之故常而以言之而已矣然而故亦多端當須以其道利行者為本君子之所惡於智為其過鑿以求之也如使用智者若夏禹之行水也則亦必無惡於智矣何者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無妨害之地也如用智亦行其說於所無事無妨害之方則亦尚其利也則其於用智亦可稱大智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亦難察知之至也然亦苟善求其故而據以推測

之則雖自今已後千歲之日至亦可坐而致之也
此亦為欲言性者特設此兩端而其旨又隱約不
決蓋欲使學者由以自求得之者耳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
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
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
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郝敬
行子齊大夫也子之人名荀子大畧篇云公行子之
之燕遇曾元于塗揚倛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
喪公行子齊大夫子之蓋其先也敬按倛所云公行
子之之燕即燕相子之也本公行氏蓋公行子之尊

屬也嘗為燕君燕亡逃歸齊死齊王以寄公禮葬故
朝臣往弔右師齊卿王驩也古者太師為左師少師
為右師入門右師入門也進往迎也就右師之位右
師立其位而已往就也云朝廷者愚按公行子宅中
之事而引朝廷之禮者各以其位秩之次行其弔禮
義猶與朝廷同故也歷位經歷他人之位也踰越也
階有東西有上下不得相紊越也簡畧也無
禮之稱有禮而以為簡故曰異異猶恠也

此章與前非禮之禮大人不為之章相應齊大夫
公行子之家有子之喪之時右師王驩往弔其入
門之時有人進而與右師言者又有往就右師之
位而與右師言者而孟子則不與右師言右師因
不悅謂人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
是以簡禮畧節待驩也或以告孟子孟子聞之曰

禮人臣在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則欲行禮故不與右師言子敖以我為簡禮畧節者不亦異聞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於禽獸又何難焉

仁者舍己而愛人愛者不忍置彼於其不安之地而身為之執勞之

稱也禮者待衆使其各得其位宜也敬者以彼相受之心難測而因用心欲得當其所或出者之稱也並詳見名疇存心者中常不去其心也恒者語其常不絕曰恒也郝敬云不直曰橫倒行曰逆愚云忠者於人之所承我之言若行慎以自省而與之以情實之名也心於人我有別情者曰不忠郝云妄人無良心虛偽之人不可以心孚者也奚擇無別也

此為前王驩章明孟子存心者也君子之所以異

於人者以其存心之不與人同也君子以其行必

由仁禮存其心而其於仁者常以愛人為務有禮

者常以敬人為務而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

恒敬之此其常也然若有人於此其加我以其言

行之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無禮也
 不然此所為橫逆血氣之物奚宜至於此所在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而其橫逆猶是橫
 逆而不已也君子必自反也曰此我欲由仁禮之
 心或出於不忠也既而自反而忠矣而其橫逆猶
 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之狂妄則與
 禽獸奚擇為異哉橫逆之血氣之物於禽獸則又
 何謂之難至焉乎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
 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我由未免為卿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郝敬云患起于卒至故曰一朝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者此先立

其大法當然而以言之者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者
 言雖為君子人乃若所宜憂者則理固當有之蓋
 以釋上所言有終身之憂之疑也蓋其終身之所
 憂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俾可傳於
 後世我則猶未免為卿人之鄙也是則可憂之事
 也若問憂之則當如何則亦宜至於如舜而已矣

患

已下釋上文無一朝之患之義言君子之人如其
所患則亡有矣君子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是
其所以亡一朝之患也如有一朝之患譬如橫逆
忘人之害於我則或有之然君子不以為患故曰
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二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
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
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
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

鄉

之人鬪者救之雖被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
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郝敬云民

飢溺而言平世者有堯舜為君也古多名世獨舉禹
稷者水上稼穡尤憂勤之事也南宮适謂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亦謂二聖獨勞耳皆引孔子賢之者孔子
聖之時者也易地皆然者易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
樂顏子居禹稷之地亦能憂也被髮纓冠
謂不暇束髮而但結其冠之纓纓冠繫也

前章言舜為德天下者嫌於士未仕者亦當憂天
下故此又明君子處世其所操守則隨地位有不
同也禹稷當平治之世如宜樂者而二聖皆為民
事奔走三過其門而不一入視其家人孔子賢之
顏子當亂劇之世如宜憂者而家居於陋巷朝夕

鄉

唯一簞食一瓢飲貧窶之如是者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評之曰禹稷顏回其
憂樂皆同道蓋禹稷天命之位正當其救濟之任
是以禹思天下有溺水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
有飢者猶已飢之也是以其所爲皆如是過門不
入其急也然而非如顏子不改其樂者則必不能
如禹稷之所憂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下因
設譬以喻其有別之由今有與已同室之人相鬪
者已往救之宜以亟急雖被髮纓冠而以往救之
可也鄉鄰有鬪者已欲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是
惑不知其宜者也鄉鄰有鬪者已雖閉戶可也是
故身當其任則天下之飢溺猶如同室之鬪也身
未當其任則天下之喪亂猶如鄉鄰之鬪也耳顏
子則何當憂之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
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
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
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
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童子有一於是乎

戰國策云章子

母得罪于其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童子得罪，其父或以此後父死，齊威王使童子將，有功，詐改葬其母，童子以不敢欺死，父辭，郝敬云：博六博也。奕圍碁也，戮辱也，狠者犬鬪聲也，又齧也。

此章為前善養章，更明其處變之宜也。公都子問曰：匡章，齊通國之人，皆稱不孝焉，而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待之，敢問何故也？孟子答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從身安逸，不顧其父母之得養與不得養，而不勤其業，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遊蕩，不顧其父母之養，而不理其生，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居積吝嗇，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荒于聲色，玩好墜先業，以為父母

戮辱者，四不孝也；好勇鬪狠，招禍興戎，引怨來讐，以危父母之身，五不孝也。童子有一於是，乎者反言訊之，以闢公都子不孝之疑也。

夫童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童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童子已矣。郝敬

云責誅讓也，賊，愚云害之，使其不得以行之，稱也，屏，退也，設者，構置其之所，係止之稱也。

夫童子者，以子與其父之際，責使為善而不相遇也。責使為善者，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是賊恩愛

之情之大者夫童子其心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
屬於已哉為得此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其身乃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為若是之事
是則成罪之大者也知其能為若是之行則童子
為人已盡乎此矣此孟子之所以與遊且禮貌之
故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
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
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
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

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蕩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有與焉

郝敬云武城魯邑曾子居武城邑宰延之為

邑人師也寇兵寇也寓猶居也左在武城人
服從曾子者也殆近也沈猶姓行各曾子門人負蕩
人名民望愚云民望曾子之先去而以為其所指目
也

此章明父兄與臣之節異也曾子居武城之時有
越寇或恠曾子之尚未去曰盍去諸曾子答曰吾
恐人之寓於我室而欲無寓是以今方毀傷其可
以為薪之木是以未去也蓋毀傷畢則去之也寇
退則曰須脩我寓居之牆屋我將反寇退而後曾
子反左右人曰邑宰待先生者如此其可謂忠且

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是於先生
殆於不可為者沈猶行聞之曰是義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之時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我防其禍者蓋以言賓師之義固宜然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
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
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子思名
微昇賤也
子思居於衛之時有齊寇或謂子思曰寇至盍去
諸子思答曰如彼去則君誰與守此乎孟子評之
曰曾子與子思同其道然曾子於武城邑宰師也

父兄也是以去之子思於衛君臣也微賤也是以
不去也曾子與子思易其地位則其所為皆當然
爾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郝敬云儲子齊臣也
矚私視也果者取其
實之所
合之辭
此與前君子所以異於人之章相應儲子謂孟子
曰王聞先生名未覩其實私使人窺之曰果有以
異於人乎孟子曰吾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與人
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食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登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郝敬云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之人也施旁行不正也喪服傳云絕族無施服亦謂旁服也與逶迤之逶通東郭東城外也墦冢也與墳通顧愚云反顧也道者指其所行之有常軌曰道也

此章設譬喻以言求富貴利達者之可鄙羞也齊

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每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則良人所答與飲食者盡富貴之人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每出則必饜酒食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之人也而未嘗有顯貴富者來我家是大大可恠也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其明日登起逶迤行以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人與良人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墓者乞其祭餘不足則又顧而之他墓祭者此其良人爲饜足之道也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
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
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愚云身當祗受其事而示人以已異見之稱也施施郝敬云猶訕訕自得貌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我與女之所崇仰望之
而以終身也今若此豈非直為乞人之行乎妻方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
也施施然從外來入猶曰與富貴之人共飲食以
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凡人之所以求富貴利
達者率多陰為此乞人之行者也其秉心不回操

行不污而其妻妾雖矐之不羞而不相泣中庭者
幾希矣此乃為君子斷斷所莫之為者矣

孟子釋解卷之八 終

